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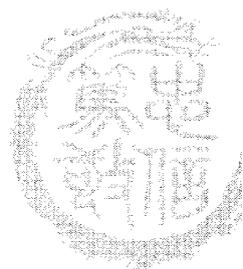
主编 马明达 纪宗安

暨南史学

蓬堂題端



第八辑



暨南史學

JINAN SHI XUE

第八輯

主編 马明达 纪宗安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暨南史学. 第8辑 / 马明达, 纪宗安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95-3996-3

I. ①暨… II. ①马…②纪…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51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32.25 字数: 650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鹤 (美国)	王子今 (北京)	田卫疆 (新疆)
刘迎胜 (南京)	李锦绣 (北京)	吴玉贵 (北京)
张国刚 (北京)	张磊 (广东)	陈高华 (北京)
陈得芝 (江苏)	范立舟 (杭州)	季塔连科 (俄罗斯)
周伟洲 (西安)	庞晓梅 (俄罗斯)	波波娃 (俄罗斯)
姜伯勤 (广东)	章开沅 (湖北)	彭卫 (北京)
谢和耐 (法国)	蔡鸿生 (广东)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马明达 纪宗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 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

纪宗安 李云飞 吴宏岐 张应龙 张其凡

张晓辉 陈伟明 郭声波 冀满红

编 辑 室

主 任 马建春

执行编辑 刘永连 李新华

目 录

- 阿尔泰史前时期的萨满岩画 张志尧/1
- 印欧人的起源与吐火罗人的迁徙:学术史的回顾与方法论的思考 王 欣/27
- 论刘向对宋伯姬的评论 杨兆贵 赵殷尚 吴学忠/42
- 齐鲁蚕桑业的发展与东海丝绸之路的兴盛 李传江/51
- 东方摩尼教的“佛教色彩”论考 芮传明/61
- 从波斯胡伊娑郝银铤看唐代海外贸易管理 李锦绣/88
- 唐五代时期的凶肆与丧葬行业组织考论 崔世平/107
- 龙脑入华与唐宋社会生活 吕 源/120
- 论宋代庄学对儒家思想的融摄
——以仁义礼乐思想为例 肖海燕 刘国盛/141
- 宋代矿产采冶业研究 魏天安/151
- 《竹谏先生逸集》与宋“八学士”东迁 刘永连 李 薇/186
- 宋李公麟《万国职贡图》伪作辨证
——宋元时期中外关系史料研究之一 赵灿鹏/202
- 元一统与地方多元社会的构建
——基于杭州回回社区史料与碑铭的考察 马建春 徐 虹/223
- 元世祖“以夏变夷”、“信用儒术”辩 屈文军/249
- 元苏天爵与至正五年的“奉使宣抚” 赵东平/263
- 16—17世纪葡据澳门对日生丝贸易探析 张兰星/275
- 明清时期泰山香客的地域分布研究 孟昭锋/288

- 《清史稿·越南传》补正 李云泉/300
- 晚清妇女京控案探析:以台湾林戴氏为中心 刘正刚 杨彦立/317
- 洪钧史迹述略 马明达 李峻杰/337
- 清末军人胡殿甲事辑 刘 奎/372
- 论晚清社会变迁与遣使驻外 马 一/388
- 法国政界与商界对云南茶马古道南北两道的考察 耿 昇/395
-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中药的实验性研究 李 氏/423
-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职能考 孙山亦/437
- 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吴汝纶 曾光光 唐 灵/451
-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基督教会医疗慈善活动及其影响 石 松 罕 燕/460
- 海内外粤籍华商与辛亥革命 张晓辉/475
- 何以为人:张光直先生《番薯人的故事》评介 李新华 辛 蔚/488
- 满园春色独枝俏
——读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 王 东/499
- 附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介绍 /508
- 投稿须知 /509

阿尔泰史前时期的萨满岩画

张志尧

[提要] 阿尔泰史前岩画是远古欧亚草原的艺术瑰宝。而阿尔泰史前的萨满题材洞窟岩画,则是人类蒙昧时代、自然灵力崇拜的历史见证。

作为“中亚湿岛”的新疆阿尔泰山的东部与西部,是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两端,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正是第四纪冰河晚期东西部人类集群大规模迁徙、聚居的栖息地。

为此,新疆阿尔泰山的东、西部洞窟,正是远古先民祭天敬祖之圣地。

阿尔泰山东部的富蕴县唐巴勒洞窟,该地所发现的:拱顶上的“倒山字形”符号、洞窟中的同心圆、巨大的手掌形、人面形等图案,与阿尔泰山西部哈巴河县沙拉乌俊、杜阿特洞窟所发现的“萨满征战祭祀”、“萨满祈祷水草丰盛、狩猎成功”和手掌印、奥丁神、太阳神祭坛、猫头鹰、汗血马、虎、熊、牛以及巨人与魔法围墙等,这些具有巫术感应的印记、天体的象征符号以及神灵、动物图腾等赭色彩绘岩画,是欧亚草原史前岩画的罕见珍品。

在遍布全球的洞窟彩绘“手掌印”史前岩画中,杜阿特洞窟的手掌印以及整个洞窟扑朔迷离的“萨满教”氛围,就相对的文化类型比较而言,它在内容上、表现形式上,特别是远古东西方融合的元素上,要比蜚声海外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雅布赖洞窟的手掌印岩画要丰厚得多,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欧亚草原无与伦比。

正是这样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人类先祖留下的宝贵遗产,已使当代史前岩画研究的诸多国际权威学者向往不已。

[关键词] 阿尔泰;史前时期;萨满岩画

阿尔泰是中亚古代文明的摇篮,是欧亚草原史前时期东西方文化的荟萃之地,也是人类原始灵力崇拜——萨满教的重要发祥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者对新疆阿尔泰山东部与西部进行大规模考察时所发现的洞窟岩画,是人类史前时期遗留的珍品。现将这两批萨满题材的岩画介绍如下。

一、阿尔泰山东部

阿尔泰山东部的唐巴勒,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库尔图之北,是县二牧场所辖的山地。由于此洞窟绘有纹饰图形,因而该地就以唐巴勒(哈萨克语,意为花纹)命名。

1983年11月,作者来到了富蕴县唐巴勒洞窟。该洞窟位于日出之正东,离地面约数丈高的条带状混合岩山岗之上。洞窟虽不深,但较为开阔,能并排站立数十人。仰而观之,有天然庙宇之巍然气度。

该洞窟岩画的题材、内涵以及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同于一壁,具有如下特点。

1. 洞窟岩画题材

富蕴唐巴勒洞窟岩画是由人面形神灵图、扁形同心圆,手掌形、莲花、梯形和宗教性咒语、经文以及拱顶符号所组成。

拱顶符号

由山脊至洞窟有一小道可达洞前,抬眼望洞窟拱顶,有一特异符号。其符号是以深赭色的彩绘,绘于拱顶的中心部位。

在倒“山”字形符号的南侧,还发现有一种似文字的符号,但其颜色的色度较前者要浅淡些。拱顶与洞窟地面相距六七米。拱顶两侧岩壁陡立,无立足之地。拱顶符号中的倒“山”字形,其横线长70—80厘米,竖线长约70厘米。

扁形同心圆

洞窟的正中有面积大约为1.5平方米不规则状的突出部。此突出的岩块全以深红色涂遍,在此红色岩块的中间,有绘以白色的双圈同心圆。此略呈椭圆状的同心圆,其大圈左右两端长约46厘米,上下高约30厘米;其小圈左右长约15厘米,上下高约12厘米。

在此红底白色的同心圆同一方位的石壁上,有三个呈椭圆形的凹穴。此三个凹穴皆因风化而自然形成。其中部有一凹穴,左右长约90厘米,上下高约72厘米。此扁形同心圆外圈的左右长约40厘米,上下高约25厘米;内圈左右长约22厘米,上下高约10厘米,内圈中有一似蚯蚓状线条。此凹穴下有二个由大、中、小圈所组成的扁形同心圆,其图形所绘的颜色皆为赭色。一扁形同心圆的大圈左右长约90厘米,上下高约60厘米;中圈左右长55厘米,上下高约30厘米;小圈左右长15厘米,上下高约8厘米。



红底白色的同心圆

另一扁形同心圆的左右大圈长约 130 厘米，上下高约 70 厘米，中圈左右长约 55 厘米，上下高约 35 厘米，小圈直径为 11.5 厘米。

此四个扁形同心圆均在洞窟正中方位。在洞内南侧亦有一双圈同心圆，亦是赭色彩绘。其外圈左右长约 70 厘米，上下高约 42 厘米；小圈较小，基本上呈圆形。

在洞外南侧，手掌形图案下有三个双圈扁形同心圆。

其一：外圈左右长约 42 厘米，上下高约 30 厘米；内圈直径为 12 厘米。其二：外圈基本上呈圆形，直径约 35 厘米；内圈直径较小。其三：略呈眼睛形，外圈左右长约 30 厘米，上下高约 14 厘米；内圈圆点很小。

人面形神灵

在洞窟中心部位有一人面形神灵图。左右长约 63 厘米，上下高约 72 厘米的人面形，其额顶绘有一似尖状帽的图形。此人面形较特殊，呈额顶朝下倒置状。额顶有二个呈弧形的短杠，每个弧形中均有 22 道短杠，两个弧圈共有 44 道似光泽形的短杠。

短杠所组成的弧形圈下有一对眉状形。眉状形下有三个似眼睛状的图形。其眼状形的外圈左右长约 18 厘米，上下高约 9 厘米。

在洞内南侧亦有一人面形，虽是赭色，但色度较前者为浅。其人面形左右长约 115 厘米，上下高约 160 厘米。额顶绘以短剑形，额顶下亦有 40 道光泽短杠所组成的弧状圈。



倒置三目人面形

莲花、梯形

洞内北侧有淡粉红色似四瓣莲花的彩绘，其色彩已很

浅淡,只能凭经验辨出个大概。其图形左右长 148 厘米,上下高约 130 厘米。

洞南侧的人面形下,有梯形图,图形中似有文字符号,其色彩亦为淡粉红色。

手掌形

在洞窟外南侧,有一巨形手掌图。虽亦是赭色彩绘,但色彩已很浅淡。手掌形左右长 120—130 厘米,上下高 140—150 厘米。此图形采取线条勾勒法绘成,与哈巴河县杜阿特洞窟彩绘中的“真人手掌形”有所区别。

咒语、经文

在洞内北侧有三行淡粉红色的文字。此文字与藏文较相似。文字左右幅面长约 130 厘米,上下幅面高约 110 厘米。

在拱顶符号的下部石壁上有数个淡粉红色、模糊的字形。此字形与洞内北侧的三行文字的字形相一致。

2. 洞窟岩画内涵

富蕴唐巴勒洞窟岩画所反映的浓厚宗教色彩,折射了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古代宗教上某些思想理念的特点。

首先,就唐巴勒洞窟的本身而言,其价值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亦是举足轻重的。在远古,洞窟是人类先祖避猛兽伤害、避风寒侵袭的庇护所,因而远古人类出于对其敬重,将洞窟视为自然灵力而进行崇拜。

近年,我国东北兴安岭嘎仙所发现的石屋,以及本世纪五十年代在蒙古国境内所发现的阿尔泰山北曾赫尔洞窟,均是远古人类的祭祀圣地。直至现代,蒙古民族中亦还有一个小部落仍保留对洞窟崇拜、祭祀的遗俗。

使人对此洞窟感到惊异的是:此洞窟正好处于日出之正东位置。在中亚地区,乃至我国中原地区、东北地区的古代先民,曾一度崇拜太阳。在《北史·突厥传》中曾记载:“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在《礼记·祭仪》中,亦谈到生活在我国中原地区的祖先有“祭日于坛”的崇拜太阳的习俗。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人“每年农历正月初一,都要向太阳跪拜祷告,祈求赐福于他们”^①。这种祭祀习俗无不与其祖先在远古时期对自然灵力崇拜密切相关。同时,该洞窟又具有一般洞窟难以具备的气势非凡的庙宇气概,无怪乎历代游牧于此地的古代部落,毫不置疑地将此洞窟作为祭祀祖先、神灵的圣地了。

此外,唐巴勒洞窟岩画还有几个很突出的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拱顶符号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蒙古国阿尔泰山的北曾赫尔洞窟岩画被发现后,引起各国考古学者极大的关注。考古学者就北曾赫尔洞窟岩画的断代,进行了认真的、反复的探讨,

^① 参见蔡家麟:《鄂伦春人的原始信仰与崇拜》,《民族学报》1983 年第 2 期。

提出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见解。其中有一观点就明确指出：洞穴拱顶上的岩画，是旧石器时代的典型特征。因此，唐巴勒洞窟中的符号（或图案）就其在拱顶这一位置上，至关重要。

拱顶符号是否与古文字字母或是部落徽记有联系？针对这一问题，近些年来作者查阅了有关方面的资料，请教过有关方面的专家，均难以明确释疑。

首先，排除了其为藏文字母的可能性，因为青河塔拉特等地的石刻已提供了藏文字母的一些特点依据，但它又绝不是蒙文。但倒“山”字形的上部，那类似羚羊蹄印的两竖是与突厥字母相近，但它的象形符号却无法从突厥字母的角度加以联系。因而唐巴勒洞窟拱顶的符号，目前仍还是个谜。

人面形神灵图

洞窟中人面形神灵图，作者在1983年于新疆阿尔泰东部山区和西部山区考察到仅有的二幅。此种神灵图与阿勒泰县乌鲁斯特的神灵图有所区别，与苏联萨卡奇——阿梁岩画八组基本类型的人面形亦有所区别，但与阴山岩画中的人面形神灵图有某些相似之处。

我国岩画专家盖山林就内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的岩画，发现：人面形岩画中，“有的在大圈中凿三个小圈，有的在头部刻些短道，有些人头像还戴着尖形帽。”^①而狼山地区人面形岩画的这些特点，几乎都集中地体现在富蕴唐巴勒洞窟人面形岩画上了。

关于人面形的实际含义，有人认为是曾经存在过的面具。盖山林根据阴山人面形岩画的分析，认为这些人面形与氏族社会的酋长的形象有密切的联系。

但作者以为，富蕴唐巴勒洞窟人面形岩画与萨满神灵形象的联系更为密切。

苏联学者认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的、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的人面形岩画，是远古时期曾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原始部落的守护神。这些人面形亦与旧石器时代洞窟中那些男性酋长、女性酋长的象征性图案有一定的联系。^②

据我国史料记载：“降神之巫日萨麻（满），帽如兜鍪。”^③兜鍪形与富蕴唐巴勒洞窟正中部位的人面形中额顶所绘尖形帽是完全一致的。

苏联考古学者就查干扎巴湖湾和阿雅湖湾的贝加尔湖岩画指出：“该岩画中的特殊小人形正在舞蹈的样子，正是萨满进行祭祀仪式。”^④其实，苏联学者所认为所谓萨满神话中的神灵，就是萨满本身。因为萨满本身在宗教上被赋予半神半人的地位，他是神与人的媒介。因而在萨满施行巫术时，其装束打扮（或许还要戴上面具），要显得神异些，

① 参见盖山林：《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

② 参见[苏]诺夫哥罗多娃：《蒙古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史问题》，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③ 参见[清]方式济撰：《龙沙纪略》，天都臣辑，中华书局，1991年。

④ 参见[苏]奥克拉德尼科夫、拉里切夫：《西伯利亚考古学家的发现》。

不同凡俗些。为此,行巫时的萨满形象,往往也被认为是神灵。

再一点,萨满教是崇拜太阳的。从富蕴唐巴勒洞窟人面形及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的人面形或是苏联、蒙古国境内所发现的人面形来看,其额顶均有“光芒状”图形。这种不同区域的共同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这些在人面形中呈光芒状的图形均与萨满教所崇拜的太阳密切相关。

顺便提及一点,半个世纪之前,俄国学者劳弗尔认为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古代崖壁画的艺术起源于中国(其代表性的岩画即是人面形)。一些外国东方学家亦同意这一观点。

众所周知,人面形艺术,在我国可追溯至殷商时代。而且在那一时代,人面形艺术已发展得比较完备。在殷代纹饰中已具有各种不同人种类型的人面形。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大规模发现的阴山岩画、新疆阿尔泰岩画中,均有相当数量的人面形岩画。况且,作者调查中亦了解到:我国黑龙江一带达斡尔族中诸部落(如牙库斯等部落)均有在岩石和木头上凿刻人面形的远古遗俗。这一部落的老人认为,这些人面形在目前一般是作为部落标记的,对此以神灵相待,不许玷污。

扁形同心圆

之所以将人面形作为萨满神灵看待,亦可从扁形同心圆的图案中觅得一些内在联系。在唐巴勒洞窟岩画中同心圆共有8个之多,而且都绘于较为醒目的石壁上。这具有象征意义的同心圆图案,究竟有什么含义?

据作者考证,认为其含义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

其一,该象征性图案与日、月、星辰有密切联系。

在新疆阿尔泰东部山区,作者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形状如同同心圆的石堆墓。这些石堆墓的形状是:内以黑石堆成一小圈,而外围则以黑石连成一大圈。从空中向地面观之,与同心圆无异。古代游牧人在葬仪上很讲究宗教礼仪,这些形状类似同心圆的石堆墓,正是表现了古人对自然灵力的崇拜,以及对神秘莫测的宇宙之向往。

盖山林在阴山岩画中亦发现了同心圆岩画。他认为:这情形应看成战国至汉代的匈奴人实际存在过的同心圆的反映。只是有的铸在青铜器上,有的凿磨在山崖而已。同时他亦指出:在唐代,回鹘人也喜欢这种纹饰。鄂尔浑河碑刻上,就有沟纹很深的同心圆纹。他认为:同心圆起源于太阳纹,大约与古代对太阳崇拜的思想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这些与日、月、星辰有联系的同心圆,应是唐巴勒洞窟中与人面形处于同一石壁的三圈同心圆。具体来说,外圈可视为日,中圈可视为月,内圈可视为星辰。

其二,同心圆是萨满驱魔避邪之神器。

萨满行巫作法时,往往“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其法最异者,能舞马于壁,飞镜驱

^① 参见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我国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载《盖山林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祟”，而能驱祟的目状小镜与唐巴勒洞窟岩画中的双圈扁形同心圆是一致的。

至于萨满行巫时外悬之小镜，应与古代铜镜有密切联系。我国最古的铜镜始于殷代晚期。铜镜在远古时与巫术神器有关，用以驱魔避邪。这一观点，可从我国东北地区鄂伦春人有关萨满的传说中加以印证。据传说，古代萨满穿戴法衣上的装饰物不但有布条、贝壳、铃铛，而且还有铜镜。^①

由此可见：如目状之扁形同心圆与萨满行巫驱魔时所用之神器——铜镜，是密切关联的。

洞壁咒语

唐巴勒洞窟石壁的文字部分，曾被人视为不可识之古文字。作者为此曾作过调查，虽有些眉目，但尚难定论。然而在1982年冬季考察时，作者考虑到：此洞壁彩绘文字很可能与青河塔拉特石刻文字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富蕴县的岩画考察结束后，作者立即前往青河塔拉特等地区。真出人意料，塔拉特的石刻文字字母与唐巴勒彩绘文字字母竟是一致的。

为此，特意访问了一位闲居在家的老喇嘛。并且将在唐巴勒洞窟所绘的文字给这位叫山给的喇嘛看了。这位老喇嘛在13岁至19岁攻读过经文，他一看在记录本上所绘的那些字样，当即赞同属藏文的观点。

但是，新疆阿尔泰为何出现藏文？

成吉思汗后裔经略中亚时，藏传佛教已成为新疆蒙古人信仰的宗教。由于西藏是喇嘛教的中心，因而，新疆的喇嘛亦同云南等地的喇嘛一样，当本寺活佛“转世”或喇嘛在成为正式喇嘛前，必须入藏朝拜、学习。正由于此，藏文的喇嘛经文通过入藏朝拜的喇嘛传播到各地；自然，新疆阿尔泰亦毫不例外。

山给喇嘛根据作者所绘下的三行石壁彩绘文字，认为：这三行文字亦是用于驱魔避邪的。对此，他还作了这样的宗教性的解释：在古代，山野夜晚常有鬼哭、鬼唱歌，扰得牧人心神不宁。因此，喇嘛在此洞壁上写上这些咒语，能使鬼魅不敢进入，以驱魔避邪。

这位喇嘛还比较细心，他还指出这咒语中第三行文字中的笔漏。

3. 萨满教文化与喇嘛教文化，为何能共存于同一洞窟？

洞窟石壁上的文字悬案算是解决了，但是这一问题的明了却带来了更大的疑难。这就是此洞窟石壁上的彩绘文字显然与喇嘛教有关，这岂不是与属于萨满教的神灵图以及萨满行巫避邪的神器同心圆等，自相矛盾？

此洞窟究竟是属于中古、近古时期，还是远古时期？

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曾思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84年元月，当作者分析阿勒泰县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时，发现在同一山岩的岩画中，亦有不同时代的岩画。从这

^① 蔡家麟：《鄂伦春人的原始信仰与崇拜》，《民族学报》1983年第2期。

些属于多重文化的现象中得到的启示是：同一石面的岩画，它可以是不同时代的共存。具体地说，以蒙古国北曾赫尔洞窟岩画为例：此洞窟既有属于旧石器晚期的岩画，亦有时代并不那么久远的岩画。这种不同时代的岩画同于一壁的现象，在我国阴山岩画中亦有类似情形。

这一观点亦可在唐巴勒洞窟画中的相关情况得以印证。

据前文所述，唐巴勒洞窟岩画中的拱顶符号，人面形及扁形同心圆，全部是色彩沉着的赭色彩绘，而藏文咒语却是淡粉红色。这种色彩上的区别，亦在一定程度上相应地反映了某些区别。

赭色一般是以赭石粉为原料的。考古学者从众多的古墓挖掘中发现：由于红色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在许多远古墓葬中均发现撒在死者身上的赭石粉。而且，有些死者的骨架都染有这种浓重的颜色。

苏联阿尔泰山的阿凡纳谢沃墓葬，其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的骨架大部分用血滴石染色。而卡通河畔库尤姆地方有四座墓葬的死者，曾以赭石染色。顿河科斯秋基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均发现撒以赭石粉及以赭色染及死者的现象。^①

由此可见：以赭石粉为原料的赭色，在远古它与原始宗教曾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自然灵力崇拜，乃世界一切宗教源”。而“萨满教，乃极其原始的自然灵力崇拜”，“原为我国东北边疆及西伯利亚民族之宗教信仰，渐次延及我国北方诸民族以及朝鲜北部”^②。

据以上分析所述，唐巴勒洞窟中的拱顶符号、人面形、及扁形同心圈与原始的自然灵力崇拜——萨满教，有密切联系。在这个问题上，与此有联系的几个重要特征都比较明显，从而亦提供了鉴别的依据。

但是，还有一个矛盾值得重视。喇嘛教为保持其主宰地位曾将萨满教作为异教打击、排斥，尤其是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蒙古喀尔喀与卫特法典中均以法律的形式排斥、打击萨满教。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宗教为什么尚能共存于同一洞窟呢？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以为：尽管喇嘛教曾对萨满教采取过极其严厉措施，但由于萨满教留传时间相当久长，在游牧人的宗教观念中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加之萨满有驱魔避邪之巫术，因而在喇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仍保留了一些萨满教的遗俗。例如：祭祀鄂博，在床头置三角形酥油灯等均是萨满教遗俗的保留部分。因而，萨满教在喇嘛教严厉制裁下，某些萨满教遗俗仍有些许保留。再者，在成吉思汗经略中亚时期，萨满教在上层统治者中一度颇为盛行。多桑在蒙古史中谈到成吉思汗系诸王亦颇多信仰萨满教。“凡

^① 参见[苏]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第14、28页。

^② 参见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77年，第436、440页。

有大事,非经其萨满与星者意见一致者,不行。”^①由此可见萨满教不但一度在宗教上很有势力,而且在政治、军事上曾给予蒙元帝国以重大影响。

萨满教在我国东北亦是如此。无论在 11 世纪还是整个 12 世纪,在绝大多数女真人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是信奉萨满教。由此观之:萨满教在中古时期,在诸宗教相互倾轧、排斥的情势下,仍能在部分地区、王族中间保持其局部的优势地位。

上述情形是萨满教文化遗存尚能在唐巴勒洞窟幸存的缘由。但是还有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洞窟本身曾是古代游牧人祭祀先祖、神灵的圣地。

富蕴唐巴勒山地,根据稀有野生动物品种繁多的情形来看,此地生态繁茂,曾是古代游牧人的游牧、狩猎中心。相应来说,亦是宗教意识形态一度兴盛的地方。在原始的游牧经营的方式下,贫困、饥馑、瘟疫以及频繁的为争夺草场、水源的征战,这些动乱的社会因素,亦相应地成为古代游牧人笃信原始宗教、信仰阴世鬼魂观念的宗教意识土壤。

再者,就唐巴勒洞窟至少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遗存来看,其主要目的都比较一致,都是为了驱魔避邪。由于宗教目的一致,因此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宗教文化更有理由共存共荣了。于是古老的宗教观念与较新的宗教观念汇于一窟,共享缭绕之香火了。

综上所述,阿尔泰山东部的富蕴唐巴勒洞窟岩画,不但在新疆阿尔泰岩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连绵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四国的阿尔泰岩画,亦有其相应的重要地位。

它在岩画题材上、艺术风格上,已从较习见的狩猎对象、狩猎图等以及动物风格有重要突破,并别具一格。其以宗教文化的特点,区别于游牧经济。

唐巴勒洞窟,它作为古代游牧人的祭祀圣地,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二、阿尔泰山西部

新疆阿尔泰山西部的萨满题材岩画,是欧亚草原史前岩画的珍品。

1984 年至 1985 年,作者两次前往哈巴河县的别列泽克河上游区域,特别是沙拉乌俊、杜阿特等沿河山地进行重点考察。在考察中发现:该地岩画内容丰厚、时代遥远,而且题材、风格别具一格。

1. 洞窟附近的岩画

在别列泽克河上游西岸的加那阿什,有幅岩画表现了野山羊、双峰驼、狗、鹰等动物形象。其中的鹰形岩画是以勾勒羽翅、骨架的特征表现的。它与一般的鹰形有区别,除头部、羽翅、利爪外,在其尾端有一似胆状物。

此鹰形岩画从整个形象的特点来看,与苏联卡拉科尔河中游的巴沙达尔第二号克墓

^① [瑞典]多桑著:《多桑蒙古史》(上册),冯承钧译,上海书店,2001年,第63页。

出土的怪象较为相似。

从加那阿什溯河上游前行约8公里左右,即是唐巴尔塔斯。唐巴尔塔斯岩画的位置较高,在离地面约5.6米的高处。此处岩画题材表现的内容有二组。

一组岩画的画面中有:一马形、三野山羊形及一个由三人二狗所组合的一个歌舞场面。此歌舞的形式从画面的分析来看,可能是双人舞。两舞者面面相背,均两手叉腰,各自都前出一腿翩翩起舞。在舞者的邻近处有一作乐人形,其在一呈蛇状形琴上作乐伴奏。作乐者身后有一犬,此犬首前伸,双耳直竖,似乎亦被此歌舞之乐所吸引。此画岩石属钙质泥板岩一类。由于时代久远,雪蚀日晒,此组岩画面已有数道很深的断裂线。

另一组岩画:即在舞蹈图之下,是一幅格斗图。格斗双方均是单人,但彼此的体型差距颇大。一手执弓箭的武士身躯矮小,而其对手却显得肩宽、个高,异常魁梧。

但此幅格斗图却是出人意料地表现了“强”败“弱”胜的格斗结局。那个身材矮小的武士以一种箭杆很长的箭射中其对手的心窝,而那体型魁伟的巨人在图形中表现出扭身欲逃的惊惶状。

格斗图与阴山几公海勒斯太青铜时代的一幅格斗图有惊人相似之处。

从唐巴尔塔斯再溯河前行数公里,即是沙拉乌俊岩画群。

沙拉乌俊岩画群,位于河道约十米距离的一座小山岗上。在这组岩画群中,有一体型似马、头部却颇似狼,而且其额顶还长出两支长长的,犹如两把钩尖朝下、中部略弯曲的长柄火钩般怪角的走兽。此怪角兽,是岩画中的一种变形艺术。

此外,还有几种未曾见过的怪兽。在魁伟的公马岩画下,有一似马非马的怪兽。说它似马,因为其躯干、前后腿的特征均与马一致;说它不似马,由于其下唇部很厚实,而且额顶有一凸状,两侧长有羚羊之角。

与其相邻处有幅岩画,画面上凿有一雄性奇兽。其额顶双角呈内向弧形;角的基部粗壮圆实,角端尤如犀利的刀尖。颈肩部有一层层鬃毛披挂,昂首挺立,目视远方,显得相当威武彪悍。此兽虽似牦牛,但颈部略长与牦牛有异。

此兽上端仍有一奇兽。其躯体壮实短粗类似野猪,但奇怪的是:其额顶却长有一种如枫树状奇美的怪角,角的四周略呈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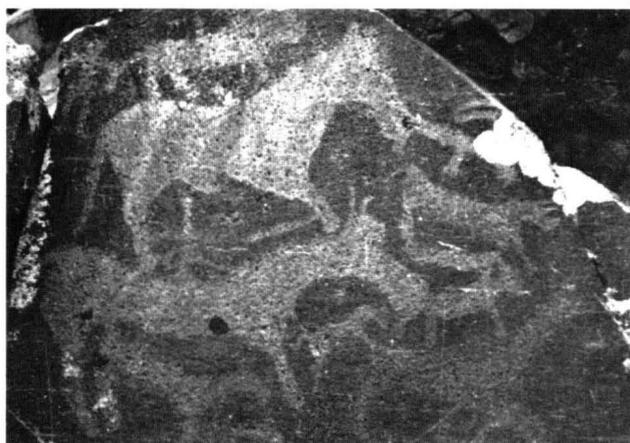
在上述异兽岩画的邻近处,有数幅步猎和骑猎的狩猎图。

在喀拉托拜山沟牧道,有一“群狼袭兽”题材的史前岩画。

此岩画因时代久远,石壁已纵向断裂,裂口较大,以致其中一鹿形的头部和角部在岩画面上均已消失。

从外观来看,原属同一画面的石壁已分裂为两竖状条石。

其一侧:幅面较宽,其上中部有三鹿一牦牛首尾互为交叉地纵向排列。其上部有二并列狼形,其下部亦有二并列狼形。其中下部(包括牦牛)有一野山羊、一羚羊及一体型较小的、角成枫树状的鹿。



类马形怪兽

另一侧：幅面较窄，有四狼纵向排列，作尾随扑食之状。

上部三鹿，均表现为二狼逐一鹿状。顶端一鹿，有二狼向其前蹄围扑。其下第二鹿，二狼向其后腿围扑。再其下第三鹿，其头部和角正处在断裂口上，据图形所表现的位置来看，二狼向其头部围扑。



沙拉乌俊异兽岩画



群狼袭兽岩画

那羚羊和野山羊与上述三鹿亦都处在八条狼的三面包围之中。但它似乎尚未觉察有悄悄潜入身后准备向其袭击的二狼。而那牦牛和一只较小的鹿却已逃脱了狼群的包围，立于一旁作喘息状。

图中上部三鹿，体型壮且美，八狼与其相形之下，却显得弱小、细瘦。

牦牛的角成内向弧形，并形成一奇美的圆形角。其尾端表现为一锐角朝上的三角形